从平湖带“埭”的地名 诠释江南“埭”的含义

■ 陆爱斌

江南水乡，河流蜿蜒，交叉纵横，徐徐流淌。

人们依着河流走向而生活，烟火气蔓延在沿河两岸。洗衣、洗菜、灌溉是江南乡野村落的流动画卷。老子有言：“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”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人们崇尚水、接近水、利用水、敬畏水。

水是生命之源，人们依水而居，农耕生产以水而利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与水有关的名词层出不穷、花样繁多、五花八门、非常丰富。如：埭、浜、港、堰、湾、厍、圩、塘、坝等。其中，与“埭”有关的名词，就有堤、堰、坝、圩、埂等。这些名词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的嘉兴、湖州、杭州、苏州、上海等地。

平湖带“埭”的地名很多，特别是集镇和村落。

平湖钟埭。古称钟溪，也称钟埭，千年古镇。明崇祯《嘉兴县志》载：“相传五代（十国）吴越（907—960）时，有钟姓氏族居此，故名钟溪。”

当湖马家埭。原当湖六里桥村，聚落呈湾形，因马家世居而得名。现为三港新村地块。

钟埭高家埭。别名网船埭，原属白马村，聚落呈丁字形。村民以捕鱼为业，后因世居高家而得名高家埭。

当湖韩家埭。位于原城关镇西部，地处万安桥社区，南北走向，在西小街万安桥南，北起安吉弄，沿河南至西杨家桥西堍。《平湖县志》（明程楷）沈懋孝《重建万安桥碑记》有：“今道州刺史肖南韩公倡议缮筑。”韩公居于万安桥附近，俗称韩家埭。

曹桥周家埭。平湖市曹桥街道勤安村地界，有个周家埭自然村落。据记载，明代嘉兴府东50里外有周姓居住，靠租地养蚕为生。后出了个名叫周义的人，中了进士，曾出任钱塘知县，因清正廉洁，勤政爱民，升任御史。周氏也从此子孙繁衍，兴旺发达，成为大族。

林埭林家埭。史料记载，明代刑部员外郎林凤从外地迁来当地后，其子林桂在正德五年（1510）考取举人，正德九年（1514）中进士，先后任荆湖佥事、祠祭员外郎。其后代林中芳，在天启四年（1624）考取举人，任太仓州学正、教谕。林氏后裔在当地子孙繁衍，不断兴旺，逐大兴土木，形成林家埭集镇。

新埭旧埭。《平湖县志》（明程楷）都会条记载：“旧带（埭），县北三十里，与新带邻，陆氏族聚居之，亦称陆家带。”

平湖带“埭”的地名还有很多。新埭原丰收村有钟家埭、泖口村有黄家埭、旧埭村有南埭网埭；新仓镇原埭圩村有赵家埭、战斗村有周家埭、秦沙村有黄家埭唐家埭；独山港镇原金桥村有吴沈埭冯家埭；广陈镇原谢张村有东江埭戚家埭庄家埭等。

在这里“带”与“埭”都用作地名，有通假之意。如平湖的徐家带、钱家带、钟家带、林家带等，现在都写作“埭”，意为村落或集镇像飘带一样延展，一排排，一组组，虽不整齐，但错落有致。江南一带对于浜、里、栅、堰、圩、泾、溪上的自然村落集聚地常见的称谓。“埭”与“带”通假，还有在房屋的建造或村落的集聚上呈现。如房屋建造的规模比较大，前排、后排，就叫作前埭、后埭之说。

埭字，在村落、集镇的名称上使用得较多，但在其他表述方面并不多见。所以，有许多人对这个字非常陌生，一些杭州人，把“埭”（dai）读作（di）。其实，这是因为对这个字的含义不甚了解，也很少使用的缘故。

梳理各种版本的词条，从中归纳出“埭”字的基本含义。

《辞海》关于“埭”的词条：解释为堵水的土坝。《晋书·谢安传》有“及至新城，筑埭于城北，后人追思之，名召伯埭。”这是公元385年，谢安疏浚苏北运河，在现今邵伯一带筑埭蓄水利航。史书记载：谢安筑埭于新城北，百姓赖之，比作扶周之召伯。召伯，周公之弟，故名召伯埭，意为有德于民，而民感恩之。故此地后来就称作邵伯镇。

《古代汉语词典》关于“埭”的词条：堵水的土坝。古人于河流中水浅的地方，筑一土坝拦水，中留航道，以利行船。

《大广益玉篇·土部》关于埭，以土堨水。堨水是古代一种古老的水利工程，主要用于灌溉或者提供水源。

《正字通·土部》关于埭，以土雍为堰。本义为堵水的堤坝，又指船舶往来停靠，征税处。凡埭，征税之所，旧有程格。

从以上几种解释，梳理下来。埭，有堵水的土坝；一种水利工程；土坝拦水，以利航船；古时一种征税的地方。这四种意思，基本涵盖了“埭”的含义。但从江南实际考察，更有一种本意的理解。埭是一种地形状态，即低洼地带或河边的平地。这种地形态势是因为河水冲刷、沉积作用或其他自然因素形成的。村落集聚，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水源、搭建房屋的平地、可开荒的耕地等。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条件就是水路可四通八达。这个四通八达的水路就是进退自如，也是安全的保障，而不是无撤退可言。

平湖的“埭”，大多数跟族群迁移或者集聚有关。从平湖的望族迁移和族谱中了解，平湖的望族在宋末元初、元末明初迁移的较多。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朝代更替而避难迁移；另一个原因就是原集聚地狭窄，对于快速繁衍的族群，已经容纳不下，急需向外迁移。如旧埭，就是平湖世家大族陆氏从石牌里迁移到旧埭的一支。旧埭，原名旧带、陆家带，明清时期，是陆氏聚居之地。据考证，旧埭形成较早，约在13世纪后半叶，所谓陆淞入居（1483），逐渐成市。陆淞，明弘治三年（1490）进士，历礼部郎中、升光禄卿。子、孙二辈就出进士举人八位。据《平湖县志》记载，“明东滨公讳淞，石溪公讳杰，稚石公讳光弼，云台公讳光宅，三宅屋宇数千间”，其中还有“宝纶堂”“天心书院”“来鹤楼”等。这么大规模的房屋和书院，反映了当时旧埭的繁华和陆氏家族的兴旺，而耕读传家，诗书礼乐，更能体现陆氏家族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和贡献。清末本邑诗人俞金鼎的《泖水乡歌》有诗云：“书声隐约出平林，大竹园边绿荫深。陆氏当年书院在，梅花开处见天心。”旧埭的集市就在陆氏的聚居地逐渐形成，也是当时平湖境内较大的集市之一。

在明代嘉靖年间，平湖一带常有倭寇入侵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一些大户人家及其建筑也纷纷被毁坏。陆家埭就在遭受多次洗掠后，于明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）被倭寇彻底烧毁。之后，旧埭也便成为一片废墟。旧埭被烧毁后，人们再东移一公里重建陆家埭，即后来的新埭。《泖水乡歌》有诗云：“马家桥畔绿成蹊，旧埭偏居新埭西。埭上昔年成市集，而今村落树云齐。”这首诗说明旧埭在明嘉靖年间被倭寇焚毁后逐渐变成村落。而后新埭的兴起，也在旧埭的基础上得名新埭。所以，就有了“先有旧埭，后有新埭”之说。《嘉兴城镇》志载：“新埭原称旧埭（旧带），明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）为倭寇焚毁，后东移一公里重建市镇，遂称新埭（新带）。”

广陈一寺两桥的济世善行记述

■ 朱昕艳

同根相生的文化、能工巧匠的技艺在有限的江南时空中，孕育出多胞胎似的古镇。“小桥流水人家”无限风光的背后，是“一河隔两岸，全靠小桥连”大同小异的水乡风格。可为何一代代游人还是乐此不疲奔走在古道上，流连在小桥旁？或许因为那一座座相似的桥梁，都在为各自的主人述说着不一样的善行故事吧！

广陈，明代平湖初建时的四大繁华集镇之一，有“濒海商地集广陈”之说。盐船河，这条京杭大运河的毛细血管，从广陈东西穿境而过。应势而生的大小桥梁，连接集市与集市、集市与民居，筑就了宋元时期广陈镇香火鼎盛的盛况。

普照佛塔何亭亭

普照教寺，为广陈东寺，前身为僧伽院，始建于唐咸通三年（862），宋治平元年（1064）改为普照院，明洪武初定为教寺。僧伽院是佛教僧众修行、居住和传法的场所；寺院既是僧侣的主场，又是信徒朝拜、祈福的地方；教寺除了具备一般寺院的基本功能外，增设更多的讲堂、经堂等教学设施，侧重对信徒的教导和教化工作。普照教寺名称的改换，体现的是佛教精神从出世到入世的转变。宋代进士程珪曾写下《敕建秀州海盐县普照寺基记》一文，从中可窥见这座古老寺庙的济世精神。全文如下：

儒家言涉于佛教者，以为夷服夷礼无益于中国之教，而墨言墨行有戾于圣人之门，乃古今之通论也已矣。然其为教，能使人归于善而不沦于恶焉。自汉而后，三国、两晋、南北二朝、隋唐、五代，无有不倾否？噫！非天道结优远，善根深固，其孰能兴于是哉？梁武帝溺志于是，而慨结生前善缘以植来生福果。知其果者，见其恳至而乐从；不知其果者，则为罔置勿听。故排释者后愈有之，而从释者后愈炽之，以见其真矣。

圣天子在上，命借化俗，重寺炫邦，备文以治诸，兼武以御于外，无兵革之患，有太平之欢，又八十载矣。吴之有郡曰嘉禾，郡之有邑曰海盐，邑之有镇曰广陈，广陈之镇濒海，而塔院之所繇兴，则自唐咸通三年海潮泛滥，将害粢盛，近镇三郡，务兴堤堰，荷锸皆至，厥功惟茂，乃于曲浦之内，得石像一躯，众口称西天大圣之状，具而奏请，因赐其额，请道光焚修而住焉。有徒德因孙、邹子云于祥符九年增修，恢复九殿居其中，前则峙山门而表于东廊西庑，后列禅堂、僧房三十六。子云逝，惠祥继焉，法净可道蓝且思，外结众缘，内授衣钵。天圣壬申，不息己劳，不避寒暑，碎元遍叩。或施财发廪，倒箱助功，架肩叠足，而塔于是乎成就。众目睹之而生善念，群心结之以惟福田。其塔筑镇，民作利益，使无彼等，又焉能建净方之若是哉？

余忝佩帝辉，来躬兹盛，累届于院，会去处惠祥备起制基，丐文刊石，接续悠久。经今二百年，传付弟子可道令嗣香火，同知兴成之厥由，泯先人之旧业焉。故屡屡勤请，勿从坚让，始为言之。能以愿修己者，为众心之所仰，成大事之因缘，仍值交符，遗志无愧。

大宋庆历三年癸未九月之吉元进士程珪撰。

这篇碑文，字里行间绽放出“人间佛教”的灿烂。题目中“敕建”两字，说明普照教寺是奉皇帝圣旨而建，目的在于“能使人归于善而不沦于恶焉”，可见该寺不仅仅是僧人独善其身之地，还承担着教人从善的社会责任。在整修扩建过程中，子云、惠祥、可道等几代僧侣信众，前赴后继，“不息己劳，不避寒暑，碎元遍叩”，历经千辛万苦，挨家挨户化缘，一分一厘，聚沙成塔，展现了排除万难、坚韧不拔的凡人精神。有寺必有塔，寺院是佛教活动场所，佛塔则象征着佛教的精神追求。天启《平湖县志》记载普照教寺“有塔巍然远望”。“施财发廪，倒箱助功，架肩叠足，而塔于是乎成就”，是众人的同心同德成就了它。“众目睹之而生善念，群心结之以惟福田”，佛塔又从意识层面引领着百姓用善念去创造和谐美好的物质生活。

但据天启《平湖县志》记载：“嘉靖三十二年，虑海寇登瞭，毁之，殿宇亦渐倾。”明朝时期，海盗常常勾结倭寇，劫掠财物，十分猖獗。为防止海寇登塔远望侦察，给百姓带来深重苦难，普照教寺毁掉了佛塔。不过这不正应验了佛教经典《地藏本愿经》中地藏菩萨立下“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；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”的重誓吗？这种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”的牺牲精神，在此刻与爱国之情融为一体，温暖俗世。普照教寺以它的慈悲心护佑着盐船河两岸的父老乡亲。

然而，物质可毁，精神不灭！

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，县令江环在破败的普照教寺树立碑石纪念，又豁免了当年涉及粮食生产的徭役，大大减轻百姓负担，用实绩留住了这块善心福地。

江环（1557—?），字启运，号晋云，福建漳浦县火田寨人，明万历十五年任平湖县令。一上任，就凭其出色的才干、见识，将沉积的案件审理清楚。万历十五年、十六年、十七年，平湖连遭水灾、大旱、大疫，江环尽心赈恤，平米价，设粥厂，救民于水火之苦。不久后，江环从平湖启程，升任贵州道监察御史。在检举弹劾中，不畏权势与显贵，并从国家大局考虑，数次不顾个人安危，营救被捕朝臣，弘扬中华正气，继续着他的行善之旅。

清代道光年间，朱为弼将留有佛塔成就文字的塔砖残石雕琢为砚，方树本将此事作歌以志之：

未央零落青霞片，铜雀随风堕为砚。
古瓦徒夸汉魏宫，澄泥近构招提院。
广陈古刹东湖涘，咸通三载光华始。
普照佛塔何亭亭，闪日摩云耀紫金。
猝然倭寇海上来，兵戈到处飞尘埃。
人民城郭余无几，琳宝禅宫安在哉。
转眼沧桑一加首，浮云变幻归乌有。
塔址犹存芳草坡，遗砖偶拾诗人手。
土质青黄分二色，劫火销残炼此石。
琢砚天然品自佳，独留四字标遗迹。
案头不可无此君，妙看聚墨长氤氲。
佛前倾滴莲花露，底须重割端溪云。

朱为弼（1770—1840），字右甫，号椒堂，又号颐斋，浙江平湖人，清朝官吏、著名金石学家。光绪《平湖县志》记载：“为弼在谏垣，疏凡二十馀上，侃直不阿。服官内外三十馀年，不喜躐进，以勤慎廉洁受知。殁后，家无馀赀，士大夫重之，记入祀乡贤祠，旨允之。”

方树本（1770—1840），字根遂，号竹坪，浙江平湖人，世人评其为“端谨君子”。诗文小说、琴棋书画兼通，“续洛如诗社”成员，著有《咏花轩遗稿》。

普照佛塔早已灰飞烟灭，但佛塔下的善根，几百年来潜滋暗长，深入人心。它庇护之地的人们，承前启后，借助自己的职位特长能力，传承它的精神，普度一方众生。

广济广福广施德

《华严经》有云：“广渡一切，犹如桥梁。”普照教寺的前后就有两座桥。

普照教寺前十字街南端盐船河上，建一桥为“广济桥”，俗呼“寺桥”，由乡绅陆序主持修建。它是盐船河西口的第一座桥，沟通南北，促进商贸繁荣。同时，它还兼具审美功能。作为“广陈八景”之一，有竹枝词《广济赏月》描绘它：“十字街头广济桥，行人登桥步步高。盐河两岸景虽佳，唯此赏月分外妖。”想象一下，月明风清之夜，三五成群，结伴而行，登桥望月，享受美景，何等惬意！广济桥大大提高了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。

普照教寺后所建之桥名“广福桥”，其中因果，天启《平湖县志》有张宁所撰的《广陈镇重建广福桥记》：

广陈镇古属嘉兴路海盐州，今析平湖邑。其土高亢燥烈，斥卤皆旱陆。惟中界一水限南北，东接新仓镇十二里许潜通于海，西接鹅湖二十有七里，潮生潮落，朝暮不一其状。自古尝建桥梁于斯镇普照寺南，年久圮颓而弗克振。凡遇水涝、隆冬冱寒，车马阻绝，民病其涉，无不咨嗟，吁天曰：“古者十一月徒杠成，十二月舆梁成，民未尝病其涉也，夫何斯桥久圮而不振耶？”普照僧松翠峰与其徒聪偕土人具其事以告，前广德州知州陆公子厚告其母，王氏乐施己资一百二十两。于成化十六年庚子七月二十六日，鸠工复建斯桥于前所，不终岁而成，题曰广福桥。斯桥之成，人皆免其徒涉之苦，过者感之，莫不谓曰：济人于一时者，其恩浅；济人于悠久者，其恩深。此济人者不必目前之小惠而惟存经久之远图。既以乘舆舸舰以济人非不厚且重也，但乘舆舸舰有时而弊，不过济人于一时尔，曷克保其久而致恩之深耶？然能济人之久而恩之深者，莫要于桥梁。桥梁乃王政一端，仁者一事，此要津之不可废缺者。今斯桥之济于斯土者，不但一朝一夕之恩而已，将以千斯年万斯年之久，其恩何其深且久耶！岂彼乘舆舸舰之小惠济人于一时者耶？吾何敢忘耶！

文中提到的盐船河，划分南北，向东流向新仓镇十二里左右后汇入大海，向西通往鹦鹉湖有二十七里长，潮起潮落，早晚景象不一。古时曾在普照寺南面建过桥梁，但年久桥塌，没再重修。一旦遇到河水泛滥、寒冬冰冻的灾情，车马无法通行，百姓困于出行，没有一个不唉声叹气，向天呼喊道：“先前十一个月造成小桥，十二个月建成大桥，我们从未担心过出行的问题，为何这座桥倒塌许久却不重建呢？”普照寺和尚松翠峰与弟子释聪，召集当地人一起，准备将此事向上请求，不到一年桥就建成了。这座广福桥建成后，大家都免去了涉水过河之苦。过桥者感慨不已，无不认为：助人一时，恩情浅；助人长久，恩情深。助人行为不能只着眼当前小利，而应长远谋划以求持久不衰。用车马船只渡人的恩情不是不厚重，只是它们某些时候会出现弊端，仅能渡人一时罢了，怎么可能给人持续不断的便利呢？然而能惠及百姓渡河的长久之策，没有比造桥更重要的了。

文中提到了建桥的资金来源。“普照僧松翠峰与其徒聪偕土人具其事以告，前广德州知州陆公子厚告其母，王氏乐施己资一百二十两。”广福桥的修建资金主要依赖募集。古时地方财政收入大部分要上缴中央作为皇室花销、官吏俸禄、军队饷银等大宗支出，地方截留很少，用来修桥的少之又少，故谁想建桥谁想办法。由于桥梁能渡千万人，僧侣成了筹资建桥的主力军，并且凭借佛门的影响力，带动一大批善男信女加入到捐资的行列，如上文中提到捐出一百二十两的知州之母王氏。经济实力较强的官吏，也乐意捐俸捐廉，以己之力，造福一方百姓，尽到“为民父母”的担当。富户乡绅，通过捐资建桥，便民出行，赢得了好口碑。原来，先人早就通过“桥”暗示我们，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，实现怎样的人生价值，只能靠自己创造！这些以“利他”为初心而修建的桥梁，命名时往往自带佛教意蕴，如寺前的“广济桥”，内含“普度众生”之意；寺后的“广福桥”，即为“广施福田”之义。这些桥名，提醒每一位渡桥者，以德报德，因果轮回，福泽绵延。

《六祖坛经》有云“智者心行”。亮出“此济人者不必目前之小惠而惟存经久之远图”观点的记文作者张宁，就是这样一位知行合一的智者。

天启、光绪版《平湖县志》记载的张宁为福建瓯宁人，天顺六年（1462）任平湖县令，任期四年。而这座桥“于成化十六年庚子七月二十六日，鸠工复建斯桥于前所，不终岁而成”，竣工时间在1480年，远超他的任期，此时张宁应改官他乡或回到原籍，没有写作动机，会不会此张宁另有其人？

无独有偶，《海盐图经志》也记载了一位张宁（1426—1496），字靖之，海盐人，景泰五年（1454）进士。天顺四年（1460）出使朝鲜，成化元年（1465）出任汀州知府，成化二年（1466）以疾辞归，家居三十年卒。平湖是宣德五年（1430）从海盐分立出来，也就是说张宁童年时，平湖还属海盐县，或许在他心中，广陈可能依然属家乡，家乡的古道热肠早就在儿时张宁身上打下了精神的烙印。何况广陈有位大名鼎鼎的赵孟坚，性格耿直，才艺绝佳，两人颇多相似，张宁完全有机缘效仿其他文人，在三十年闲居生活中，走访孟坚故地，写下记文，传扬美德。此外，《海盐图经志》中收录的张宁成化四年（1468）所作《海门寺碑记》，与这篇《广陈镇重建广福桥记》异曲同工。故而，这篇记文的作者极有可能是海盐张宁。

这位张宁曾漂洋过海到朝鲜，化干戈为玉帛。天顺四年，附属国朝鲜发生内乱，朝鲜王诱杀邻部毛怜卫都督，导致都督之子兴兵复仇。明朝廷决定降旨谴责朝鲜王，尽力制止这场仇杀。张宁临危受命，冒死出使朝鲜，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。他直面强悍的朝鲜王时，大义凛然，慷慨陈词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又安排同行的武忠展现了神勇的射技。恳切的言辞辅以武力的震摄，使朝鲜王最终承认错误。张宁的善举，为朝鲜人民驱走了战火屠城的厄运。他是大爱无疆的践行者！

不管张宁是谁，他们都将至爱大善的精神化作文字，流传乡梓，使其“将达千万年之久”！

而今，广济桥化身为盐溪公园的绿道，引领人们感受这个时代的真善美；广福桥原桥堍尚存，后人为它另觅桥面，合建成“李家桥”，依然在广结善缘；原址西北重建的普照教寺前，另立一座高架桥，每天承载更多的游客，带着凡人善行的故事，以更快的速度，走向万家灯火，布施德泽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教寺的光辉，普照古今！